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50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大雪腌肉

南京魏鲲鹏

下班路上,顺道接了在外办事的老妈一起回家,副驾上的爱人突然说道:“哎呀,明天大雪!”我十分惊讶地回应道:“怎么可能?”老妈也很吃惊,忧心忡忡地说:“晚上要把院子里的花木搬回房内。”

我不信,在一处加油站内停完车,打开手机看一下天气预报,禁不住哈哈大笑,这个女人脑袋短路了。原来,她看到的“大雪”是二十四节气里面的一个。老妈听后也差点笑岔了气,一家人继续开车回家,老妈喃喃地说:“大雪节气,要腌肉了!”听到“腌肉”二字,浓浓的香味便随着脑神经开始蔓延,进而从我的舌尖慢慢扩散。

“小雪腌菜,大雪腌肉”,的确,这是老南京的传统。这个习俗和过年有关,庆祝春节的过程俗称“过年”。上古传说中有一种头长尖角,凶猛异常叫“年”的怪兽。他世居于江河湖海的最深处,每到除夕,就会爬上岸来伤人。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,为了躲避它的伤害,每到年底,就足不出户。因此,在“年”出来之前,家家户户都要储备很多食物。

传说只是人们对生活平安顺遂的向往,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吃腌肉,为什么腌肉?作为方志工作者还是习惯性地查阅了一些典籍,发现早在清代,著名文人、藏书家甘熙在《白下琐言》里记载:“所谓箭杆白菜,以盐腌之,为御冬计。”南京人家一直以此为大宗。而对于腌肉似乎已经不可考了,但从结合民俗传说和书籍记载来看,在温润的江南,短促的冬季让能给人更多热量的鸡鸭鱼肉无法久

错时苜蓿亦清香

南京赵培龙

先前往小营北路,楼前有块开阔的空地。一年秋天,我回苏北老家探亲,在二哥家顺手抓了一把毛茸茸的苜蓿种子,回来后从楼上撒下,没想第二年樱花缀满枝头的时候,空地上的绿草中竟然夹杂了许多俏嫩嫩的苜蓿。

随着每年春风吹过,空地上的苜蓿也逐年增多,俨然成了院子里的菜园子,采割的人同样越来越多。苜蓿分蘖速度快,怎么割也割不完,嫩绿的三叶草头可持续采割到五月初黄花满地之时。每年苜蓿生长旺盛期,我和爱人都要采割七八次,新鲜的吃不完,就腌制一部分。腌苜蓿清香芬芳,是吃稀饭的美味佳肴。

前些年,搬到中和桥居住,但每年春天都要回小营割一两次苜蓿,每次都要割上两大包,冷藏冰箱中能吃好几回。不知何时开始,现在住的院子门前大草坪里,居然也有了苜蓿,入冬时长出新芽,霜雪降临之前,还能割到一点芽尖儿尝尝鲜,虽然十分费时,但诱惑使然总是乐此不疲。到了春天,大草坪上新绿逼眼,苜蓿盎然,欢声笑语,采割苜蓿成了一道靓丽风景。

今年夏天持续多日40度高温,门前大草坪里连地草都被烤得焦黄。然而,入秋之后,连续阴雨,气温趋暖,奇怪现象发生了。原

画工小李

南京徐廷华

小区出新,外墙又粉刷了一次。雪白的围墙,油漆一新的黑色铸铁栏杆有规律地排列其间,远远望去,长长的小区外,绿的树、白的墙、黑的栏杆,一幢幢楼房尽显温馨。

一天,几个中年人来到围墙外,手里都提着一个墨绿色的箱子,聚在一起商议着什么。有一个正低头打开箱子,里面全放着画笔、粉笔、各色颜料及调色盘、水杯。他一样样地理出来,当他抬起头,我一眼认出这不是前些时认识的画工小李。夏天的时候,他顶着骄阳在另一个社区围墙外画壁画(也称墙绘)。我还和他随意地聊过,看他熟练地对着画样用彩色粉笔先在墙上勾出线条、画好图,然后上色,一支笔在他手上举重若轻,行云流水。我夸他是年轻的画家,他摆摆手说,是画工。这时,他也认出了我,朝我微笑着。

“你们好忙哦,这回到我们小区来画壁画?”我问。“是的,来你们小区锦上添花。”他说得很风趣。

“得待多长时间?”“不长,还有好多小区等着排队呢!”话语里有一种自豪感。

那几天,我每天从公园晨练回来,都有心绕到小李他们画画的围墙外,一边看他们画画,一边随意地和小李聊聊。

小李抽着烟,手里拿着画样,对着雪白的墙看了半天,间或用手指或粉笔头在墙上比画比画,画几个道道,定了一幅画的间架章法,然

存,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想出了把这些肉食品腌制存放的方法。而对于新鲜的菜,人们就在小雪和大雪之间,凛冽的北风还未来袭的时候,借助和煦的冬日暖阳,采用和风风干的办法存储。

在我所生活的栖霞古镇,人们大部分都是世居于此,有着老南京人的味觉传承,每逢“大雪”,镇上家家户户都忙着腌咸肉、灌香肠。老妈会把专门用来腌制的粗盐加八角、桂皮、花椒、白糖等放入一个铁锅中炒熟,做成花椒盐,满室生香。只是还不算完,待凉透后,将花椒盐涂抹在准备好的鸡鸭鱼肉内外,反复揉搓,直到这些待腌制的肉色由鲜转暗,表面有液体渗出时,再把肉连剩下的盐放进一只不锈钢保温桶内。随后她会用一块不知用了多少年的石头压住,放在家里的储物间内,半个月后取出,将腌出的卤汁入锅加水烧开,撇去浮沫。放入晾干的腌制肉,一层层码在保温桶内,倒入盐卤,再压上大石头。十多天后取出,挂在阳台上晾晒干后就可以食用了。从新的咸肉下架,到第二年的“大雪”,每天的烹饪菜肴里几乎都有腌制好的咸肉。

老妈会使用白菜、大蒜、冬笋等原料配伍,形成了风味互补、相得益彰的老南京菜肴,这些菜肴,在饭桌上香得韵味悠长。老妈有时也会把它切成丝像火腿一样炖汤,或者直接用电饭煲内蒸熟,当米饭与咸肉在氤氲的蒸汽中相遇,便成了人间美味。所以在我看来,腌制蔬菜和肉食的习俗是为了应对冬季食物短缺,也是南京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,更体现了南京人对传统饮食文化的传承和重视。

本越冬前发芽的苜蓿,好像弄错了时令,接到通知似的,不经意间根根芽尖神奇地钻出地面,而且在雨水充沛、阳光充足的不长时日里,卯足劲儿呼呼疯长起来。密密麻麻、葱葱绿绿、精神抖擞的苜蓿,把偌大的草坪变成了巨大的绿毯,成为多年来少见的奇观。我和爱人乐坏了,以往春天才能猛采海割的苜蓿,居然在初冬就不期而至,幸福来得太突然。一把锋利的小刀,随便在草坪哪个角落咔嚓几下,不一会儿工夫便是一塑料袋鲜嫩的草头,而且清一色没有杂草,所以回去后分拣十分轻松。洗净,切碎,多放油,少许糖,大火爆炒,一碗碧绿清香可口的苜蓿菜便上了桌子。随后半个月,每天都可以采割苜蓿,随时享受这道天然美食,真乃其乐融融幸福满满。然而,随着节气推移,气温下降,寒霜而临,苜蓿的叶子便开始泛黄。于是,我和爱人决定在更大寒潮来临之前,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慷慨馈赠,着手抢收这可遇而不可求的苜蓿。几个时辰下来,我们居然采割了七八包,分拣后小部分冰箱冷藏,大部分腌制装瓶。

现在,大寒潮再次来袭,草坪上的苜蓿全部打蔫泛黄枯萎。对于错时而至、短暂而活鲜的苜蓿,我们只能期盼明年春天再次相见了。

后就勾出线条,一幅画就渐渐显现出来,最后上色。我看了全过程,他们的速度很快,一天一个样,在墙上阔笔飞旋,横扫涂抹,已画好了十多幅。内容也多样,都是社区提供的,有城市建设的新貌,有校园生活的速写,有社区老人活动的剪影……看似简单,却是精心打磨的,睹之赏心悦目。

小李和我说,画这些还是雕虫小技,有时他们要在几十层楼高的外墙,画巨幅广告画,这工程量就大了,要搭起脚手架,铺上楼道板,站在上面画。凌空俯视,下面是喧嚣奔驰的车流和密密麻麻的行人。他们几个乡村青年从金陵职大的美术专业毕业后,看好城市外观的宣传行业,就抱团成立了一个文化公司。渐渐的业务做大了,有了些社会影响,二十多年下来,已辐射到去外省市画画,每天都有电话来和他们联系。时常刚完成一个地方的墙绘,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另一个地方去。

他爽朗地笑着,我被他的情绪感染。想起过去读过作家杨朔写的一篇《荔枝蜜》:“蜜蜂是在酿蜜,又是在酿造生活;不是为自己,而是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。”像小李一样平凡的画工,他们走南闯北,经历过无数风风雨雨、跌宕起伏的日子,遍尝过众多酸甜苦辣的滋味体验,日复一日,默默无闻,乐此不疲地用画笔美化着一个个城市小区、街道的“风景”,也是在酿造一种生活的蜜。

吃饭的问题

南京吉卫明

一觉睡到上午九点,打开院子门,一邻居看着我,忽然说:“坏喽,你家老耿住院,你吃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?”这个问题竟然一时把我问愣住了。她又说:“要不我来帮你?真心话哦。”我回过神来,笑道:“谢谢,谢谢。放心啦,要是吃不上饭,那不太惨啦。”

妻子所患是腿部静脉曲张。我反复告诫她要重视,要带她去治疗,她都无动于衷。被我盯紧了,她也看过几次医生,又问了一些患同样病的人,什么方法治疗效果好,可是说法不一,所以一直拿不定主意,直到省人民医院的专家看过,说:“你已经很严重了,必须手术治疗。”这才一锤定音,直接预约住院。

住院要带的,无非医保卡、人民币、洗漱用具,一套换洗衣服,可是我没想到,妻子是一个以她为家庭中心的人,外出几天,必然要想家里的吉老师怎么办。我以为她的想法多余,但是她不这么想。事情就是这个样子,一想,枝枝节节就出来了;都说考虑事情要周全些,一周全,事情就复杂了。我说:“你好像要写故事书吧,不弄得复杂些,读起来就枯燥无味是不是?”我继续说:“你有一个本事,在一个小故事上,把情节一层层地抛出来。”她笑,但不回答。她经常看一些故事,知道凡尘中的许多故事都是人自己折腾出来的。自己是其中之一。

妻子眼看就要住院了,变得有些烦躁,睡眠很不好,一天晚上甚至吃了安眠药。她在为我的饭菜犯愁。住院的前两天,在网上买了一棵大白菜,在菜场买一大袋子青菜,做了十数个鸡蛋烩肉圆子,蒸了菜包子,买了鸡蛋糕,放了满满一大桌子。准备停当,没承想,邻居送来一只老母鸡,赶紧把它切一半,先烧个鸡汤再说。接下来是排列膳食计划,告诉我每天弄点荤菜热一热,汤热一热,自己烧一个素菜什么的。故事继续往前推进,住院前又有一个细节,妻子告诉别人说她要住院了,我家吉老师吃饭成了问题。我错愕,已经安排成这样了,问题还没解决吗?有人建议,实在不行,花钱下馆子。此时,我戏精上身,一本正经地诉苦,说自己从没过下过馆子,结账结账了咋办?

这种故事,恐怕别人很难听到,一定有人笑到肚子疼,也一定有人羡慕这家的娘子这么情深。按说我的厨艺是挺好的,我和妻子从小住在一个院子里头,她知道我是家里的大厨,我也知道她自小在家里掌勺,只是我们婚后,她指出我的厨房卫生有点脏乱差,我辩解说:“你这是莫须有。”但是,该项的权限被妻子就此拿走,我退而求其次,成了饭桌上的评论家。

所谓评论,当然主要是给好评,近似于歌功颂德。想想,人家辛苦弄好饭菜,你一个甩手掌柜,怎么能吹毛求疵,鸡蛋里挑骨头呢?给好评,一是承认妻子的厨艺,二来鼓励妻子,希望她继续努力。后一点我是和她明说的:“你的厨艺简直至臻至善,但还有一点进步的小空间。”她则表示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。

其实,评论来评论去,一个重点,都是在夸妻子抓住了我的胃。她做什么菜,都合我的胃口。所以,她也在不知不觉有了错觉,认为我离开了她的菜肴,会茶饭不思,最终瘦到脱形。在她住院前,还有一个来自她小娘的建议,小娘临时租住在我家附近,她说她可以给我送饭,天,八十多的人,不在意碰到哪里咋办?我表示坚决不行。

邻居说:“吉老师,不要太幸福哦。”我想了一下,自己这是被饲养呢!

阳光「书房」

安徽桐城疏泽民

我家有个阳光“书房”,其实它就是我家的阳台。

我家书房其实朝北,被左右两个单元楼外伸的墙面阻挡成凹形,一年四季光线阴暗,见不到半点阳光,尤其是冬天,临窗而坐,寒气逼人。客厅阳台就不一样了。落地窗朝南,窗没有高楼阻挡,尤其是冬天,阳光斜射,从阳台一路铺到客厅沙发,暖融融的。看着阳台上白花花阳光,无声瀑布一样静静地流淌,觉得有些奢侈,就端一张木椅,沏一盏绿茶,坐在阳台上看书。

书读得多了,有时来了灵感,想写点什么。书房里有写字台,有点笨重,若搬到阳台,既费事,又占地方。正准备买一张轻便灵巧随时移动的折叠式书桌,忽然看到阳台一角有一块装潢时余下的半截木工板,我灵机一动,将木工板架在阳台洗衣池上,又将搓衣板翻个面,与木工板拼接在一起,一张简易书桌就成了。

有了简易书桌,这里就成了自己的王国,别有洞天。我拿来纸和笔,伏在洗衣池木工板上创作,先在纸上打草稿修改,再敲进电脑。阳台上有多功能插座,洗衣和写字不可能同时进行,这为阳台写作和居家办公提供了便利。插上笔记本电脑电源,木工板就成了电脑桌。打开电脑,可以上网,可以码字。阳台上的窗帘还可自由调节光线亮度,随手一拉,太方便了。后来,我索性将一些稿纸和书籍搬到洗衣池下的空间里,既方便取用,又避免阳光直射造成纸张氧化变黄。

朋友来访,走到阳台。看到洗衣池上架起的木工板,上面搁着一叠稿纸,一支笔,几本杂志,一台笔记本电脑,先是一愣,继而一笑。朋友说,把洗衣池当成书桌写字台,我还是第一次见到,回去我也效仿,把阳台当成书房。我说,把阳台当书房好啊。人和文字都可以接受阳光浴,连写在纸上、敲进电脑里的字,都散发着阳光的气息。看书写字累了,还可以听听窗外的鸟鸣,看看天上的流云,不信你回去试试。